



冰山上的来客

群众出版社

冰 山 上 的 来 客

(根据白辛原作改写)

赵 心 水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冰 山 上 的 来 客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75印张 56千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册 定价：0.20元

出 版 说 明

《冰山上的来客》是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边防反特故事影片。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曾被打成毒草片，禁锢达十多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这部影片才获得解放，又与广大观众见面。

一九六五年，我们曾出版过白辛同志写的这部电影的文学剧本。在拍摄影片时，导演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在思想内容和故事情节上都有很大改动。影片制成后，导演依据完成片作了整理，现在出版的是赵心水同志根据白辛同志原剧本改写的导演工作剧本。

序 幕

漆黑的夜。月黑风高，狂风怒吼，荒凉无垠的戈壁沙漠。

塔吉克族匪首江罕达尔带领着一群匪徒，面对着十几个男女奴仆们叫喊着：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国外去，也好，就在此地等着共产党来解放你们吧！射击！”

机枪吐射出长长的火舌，枪声盖过了风吼。

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十几个男女奴仆，惊恐地望着江罕达尔，在射击声中纷纷倒下去了。最先倒下去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江罕达尔迎风狂吼着：“别怨恨我江罕达尔，是真主在召唤你们，愿你们来世如愿！”

机枪疯狂射击，奴仆们全部倒下去了。

江罕达尔带领众匪徒走到死人堆里检验着尸体，见着还在喘息挣扎的奴隶，就又补上一枪。然后，跨上马背向远方急驰而去。

疾风劲吹，细沙流窜，塔吉克族人的长衣、长裙被狂风

鼓动，象在召唤它的主人，飘飘欲动。倏然，那最先倒下去的年轻女人开始挣扎了。她从死人堆里吃力地昂起了头，刚要用双手撑起身来，就又软瘫下去。当她再次抬起头来时，人们看清楚了：她有一张年轻美丽的面孔，是典型的塔吉克美人，在她尖尖的下巴上，有一颗惹人注目的黑痣。

夜深沉，沙漠无边，狂风哭号，尸体遍野……使这幸存者惊恐惶悚，心惊胆颤，她用力地匍匐着爬行，两只惶恐的大眼睛，不住地向四下张望……

片名《冰山上的来客》急速地抛到观众眼前，新疆塔吉克族特有的音乐，在耳边回响起来。

一、巧 遇

一九五一年夏天。

沙漠瀚海上铺着一层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的卵石，在阳光辉映下绚丽夺目。朵朵白云衬上瓦兰瓦兰的天空，使戈壁滩生气勃勃。

远远地一簇骑马娶亲的塔吉克人，唱着歌子走来了。

领唱： 翻过千层岭哎，

爬过万道坡，

众唱： 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

野马似的雪水河？

冰山埋藏着珍宝，

雪水灌溉着田禾。

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哟，

放开喉咙好唱歌。

迎亲的队伍走近了。队伍前面是六人组成的乐队，他们步行着，敲打着扁鼓，弹奏着热瓦甫琴，吹奏着鹰笛。乐队后面是骑马的行列，为首的是尼牙孜老汉，跟随十几个男女亲友，人们边唱边在马上挥舞双手，晃肩摇头。老牧人尼牙孜的儿子纳乌茹兹和新娘子谷兰丹姆共乘一匹走在最后。新郎的帽子上缠着红白绸缎，新娘子的头上，蒙着一块大红绸巾，双手环抱着新郎的腰。

歌声继续着：

领唱：河水向东流哎，

太阳从东升。

众唱：爬上了萨里尔的高山顶，

跷脚儿望着北京城，

瀚海接连着天边，

大山冲破了云层，

飞驰万里的白云哟，

捎封信儿到北京。

歌声中，新娘子谷兰丹姆悄悄地掀开面纱，露出了美丽的面庞——那尖尖下巴上的一颗黑痣，使人记起她就是那位幸存者。她乖巧地眨眨眼睛，偷偷地笑了。新郎并未发现新娘子的举动，仍然端端正正、目不斜视地坐在马上。

新娘子低声地：“嗯！”

新郎：“嗯？”

新娘子：“我把面巾撩起来啦？”

新郎：“擦吧！可别让爹看见。”

新娘子见走在前面的老公公尼牙孜并没有回头的意思，就大胆地把面巾掀在花帽的顶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把脸贴在新郎的肩头，满怀兴趣地向四下张望。

远处的冰山雪峰晶莹耀目。戈壁滩上一丛丛骆驼刺草娇嫩翠绿。

新娘子谷兰丹姆兴奋地：“纳乌茹兹，你看，咱俩就在这儿认识的！”

新郎纳乌茹兹：“小点声！”

新娘子笑了。她感慨地喃喃自语：“谁能想到金雁会在冰山下落脚呵！这都是真主的安排。”她那红润的脸上隐隐地掠过一丝阴影，好似内心有什么秘密和隐痛……

迎亲的队伍向冰山走去……

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把一块不大的草地劈成两半。溪流的对岸，一匹枣红马悠闲地吃草。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正蹲在溪水边，用手捧水浇三个罐头盒——罐头盒里，娇小嫩绿的玫瑰花萼上，水珠闪烁，清新悦目。

微风飘来了迎亲队伍的歌声，吸引着年轻军人站立起来谛听观看。

迎亲队伍来到流溪岸边，疲惫饥渴的马匹纷纷垂头畅饮清凉的溪水，队形散乱了。人们打量着对岸的军人。

年轻的军人叫阿米尔，是入伍不久的塔吉克族战士。

阿米尔礼貌地向迎亲的人们祝贺道：“怨不得今几个的天气这么好，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

尼牙孜老汉在马上弯腰施礼：“这是真主的恩赐！年轻

人到哪里去？”

阿米尔兴奋地：“雅布伦山口！”

人们一听都高兴了。

尼牙孜：“哈哈，我们是一条链子上的骆驼，要在一个地方聚齐呀！”

众人喜笑颜开打马过溪。

阿米尔也高兴地：“啊，原来是邻居！”说着，赶忙把栽花的罐头盒装进挎包里，翻身上马与尼牙孜并肩而行。尼牙孜与阿米尔握手，摸胡须，行塔吉克族的礼节。

尼牙孜问：“年轻人，你叫……”

阿米尔腰板挺得笔直地回答：“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新娘子悄悄地撩起面巾，偷偷打量年轻热情的解放军战士。

热情的阿米尔调转马头，返回到新人面前，按照塔吉克族的礼仪祝贺道：“愿你俩象明特尔的冰峰一样白头到老！”说着与新郎握手。

新郎弯腰致谢，自我介绍：“纳乌茹兹，”指指身后的新娘：“谷兰丹姆。”

阿米尔听到谷兰丹姆的名字愣住了。

这时，新娘子正撩起面巾，上下端详打量阿米尔。

新娘子尖尖下巴上的一颗黑痣，使阿米尔全身一震，他眼神迷茫疑惑地看着谷兰丹姆。

新娘子惊奇地注视，惶惶不安。

阿米尔与新娘子互相惊奇地凝视，引起了纳乌茹兹的不悦，他生气地用脚踢马，赶向已经走远的迎亲队伍。

阿米尔满怀疑虑地调转马头向前追去。

尼牙孜老汉向赶上来的阿米尔点头致意，阿米尔勒马，喘了口气，压住脚步问道：

“大叔，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

“远啦，叶城！”

阿米尔霍然一惊：“叶城？她怎么来到这边的？”

尼牙孜叹了口气说：“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呀，唉，是两世为人了。”说话间，老汉见已到了家门口，就收住了话头，没有再说下去。

二、三 见

平坝子上，三、四十匹矫健的骏马旋风般互相追逐着。马群过处，卷起滚滚烟尘。这是为庆贺尼牙孜家喜事进行的军民叼羊比赛。

维吾尔族战士它什迈提正与一位塔吉克老乡争夺着一只羊，二人相持不下。解放军战士杜大兴斜刺里插过来，乘人不备把羊抢到手，放在马上，催马向优胜区驰去。众人穷追不舍。

三班长高顺站在乌雅马上兴奋地大喊：“好啊，杜大兴加油！”

杜大兴人瘦马小，眼看就要被塔吉克老乡追上了。马蹄飞奔，老乡弯腰拉住了羊的后腿，往怀里抢。杜大兴双手紧抱羊的前腿不放，二人并肩飞奔争夺。

三班长高顺见势大叫一声：“乌雅，出击！”

油光水滑的乌骓扬颈长嘶，四蹄蹬开追了过去。

人想争先，马怕落后，平坝子上掀起滚滚烟尘，马影飞闪腾越。三班长扬鞭催马，乌骓飘起长尾，四蹄腾空，压过许多对手。

杜大兴仍和老乡争执羊只，各不相让，三班长人高马快，窜几窜向二马中间冲来。塔吉克老乡见三班长来势凶猛，慌忙撒开手，闪过一边，羊的后腿就到了三班长手里。杜大兴仍不示弱，死抓住羊腿不放，三班长一时性起，来了个马上提俘虏，连人带羊一齐擒到怀里，飞驰而去。

众人一看连声高喊：“三班长，叼羊比赛，侵人犯规！”

笑声，喊叫声，口哨声呼啸而起，人们放慢了马。

三班长全然不顾，迳自驱马飞上山坡，将羊和杜大兴一块扔进了优胜区。乌骓马扬蹄嘶叫，三班长得意地哈哈大笑，人和马在原地胜利地回旋。

杜大兴搂着羊躺在地上啼笑皆非地：“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丢我干什么？”

三班长：“你委屈这一回吧！”

这时，微风送来了阵阵歌声、手鼓和鹰笛声，三班长抬头望了望，迎亲队伍渐渐近了。

远处，阿米尔一马当先，离开迎亲的队伍，向这边驰来。

三班长离鞍下马，打量着来人。

阿米尔驱马来到三班长跟前，敬礼报告：“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到！”

三班长一挥手：“我是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欢迎

你！”说着与阿米尔握手。

阿米尔发觉自己冒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时杜大兴和它什迈提等人也来到二人跟前。

三班长对杜大兴吩咐道：“杜大兴，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边卡。”

杜大兴应声：“是！”转身从它什迈提手里接过马，对阿米尔：“我说阿米尔，咱俩不能参加叼羊比赛，就来个小型赛马吧！”

阿米尔微微一笑，没有出声。杜大兴却拍马抢先，飞奔远去了。阿米尔一见，毫不示弱地尾追而去。

迎亲队伍和欢迎的人群汇合了。双方祝贺着，嘻笑打闹着，轻快的鹰笛象成群百灵鸟，“笛儿拉达，笛儿拉达”活泼地鸣叫着……

山间坡地，杜大兴和阿米尔一前一后飞驰而来。杜大兴本想在新战士面前显示自己的马术，没料到阿米尔是马上的行家里手，渐渐追了上来。阿米尔调皮地用马鞭抽打杜大兴的马屁股。杜大兴的马已精疲力尽，汗水淋淋。眼看就要被阿米尔超越了，杜大兴急中生智，立刻勒住马，扬手宣布：“赛马结束，结束！”

阿米尔笑了，勒住马头，放慢了速度。

杜大兴喘息未定地：“行，你的马术比我也差不多，怨不得排长……”

话犹未了，就听山顶上有人高喊：“杜大兴！”

杜大兴和阿米尔抬头观看。只见山顶上站着两个军人：一个精明强干、威风凛凛；一个粗壮高大、朴实憨厚，后者

手中牵着两匹马。

精明强干的军人严肃地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杜大兴瞧瞧阿米尔，结结巴巴地：“没……没有！”

“没有紧急情况，为什么不爱护马匹？”

杜大兴无话可说，乖乖地下了马，用手推了推阿米尔。

阿米尔见杜大兴无言答对，又见来者举止风度、语气不同一般，急忙上前举手敬礼：“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到！”

接受报告的军人，两只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阿米尔，脸上露出了微笑，亲切地说：

“我是二班长任鸿亮，排长派我们来迎接你。”说着伸出了手。

阿米尔红着脸，握住二班长的手。憨厚的战士阿拉木苏，热情地接过阿米尔手中的马缰。

四人并肩向边卡走去。

雅布伦边卡座落在一个山岗上。石头砌的院墙，四角各有一个碉堡。白天，大门口不设岗。院里营房也是用石头砌的，下半部围墙用石灰刷的雪白，配上明亮的玻璃窗子，显得营房格外整齐干净。院内景物井井有条。

此刻，上房的窗子正开着，一个军人悠闲地坐在窗台上。

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从大门迎出来。

二班长带领阿米尔等人向边卡走来。

身材魁梧的军人迈开大步，笑容满面地：

“啊，你是从总卡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欢迎你！”

阿米尔上前举手敬礼：“报告……”这次他聪明了，没

有冒失地喊排长，但又不知该如何称呼，连忙用眼睛询问二班长。

二班长领会地介绍：“啊，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阿米尔与一班长握手，一起向大门走去。

这时，从院里飘来了一阵笛声，一班长黄继春心领神会地笑了，拦住了阿米尔，问道：

“阿米尔同志，你一路上遇见些什么情况？”

阿米尔一愣，思考了一下答道：“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一班长一听高兴地：“行，象个边防军的样子！”眼神里流露出对阿米尔的喜爱。

这时，又传来一阵笛声。

一班长听完，亲切地说：“排长请你进去。”说着，众人向边卡院门走去。

坐在窗台上的军人，面孔瘦削，身材中等，衣着和普通战士一样，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手里摆弄着横笛，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新来的战士。

各屋也走出一些战士喜笑颜开地上前欢迎阿米尔。当兵的一见面，三句话就由生变熟了。

排长刚要迎上去，忽然，屋里的电话铃声响了，他只好返回窗台，探身从窗里取出传话筒，问话：“喂，……是啊，噢，总卡呀……他已经进院子啦……”

说话间，一班长带领阿米尔来到排长面前。阿米尔举手敬礼，排长点头与阿米尔握手，仍与话筒讲话：

“……我正和他握手哩……是……是！”

排长放回话筒，向阿米尔平伸一只手：

“总卡的信件。”

阿米尔这才想起，赶忙从上衣小兜里掏出信件，递给排长，说道：“排长……”

排长打断阿米尔：“你先去吃点东西，回头我再找你。”

阿米尔答声：“是！”转身跟一班长走去。

排长拆着信，听到战士们站在东门口议论纷纷。嚷的最欢的是杜大兴。他手里拿着阿米尔带来的罐头盒，指手划脚，大惊小怪地：

“你们看，新鲜事。在萨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

阿拉木苏首先反对：“叫你这么一说，萨里尔高原就跟你的脸一样，一毛不长啊？！”

杜大兴立刻脸上带火地：“不要拿别人的缺陷开玩笑！”

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排长也笑了。但当他的视线接触到信上的字迹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念念有词地：

“……关于一群民族败类潜入金沙川一事的汇报，总卡已收到。金沙川虽在我国境内，但为了与邻国友好相处，总卡决定不去金沙川剿灭此股匪徒。如他们公开进行武装越境，总卡将视情况另派部队支援你们。望你要特别注意侦察一个代号叫做‘真神’的匪首……”

排长陷入沉思。

三、相 认

明特尔冰山银峰巍冠博带，浅草茸茸犹如壁毯。黄昏时刻，大自然涂上了一层金黄色，这是萨里尔高原特有的奇景。

塔吉克族青年牧民卡拉，身背羊皮卷，弹着热瓦甫琴，赶着羊群奔向冰山。这时，猛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卡拉！”

卡拉回身观望——这是一张年轻英俊、聪明亲切的笑脸，他豪爽地答应着：“啊，杨排长啊。”

杨排长手抱着大红纸包，兴致勃勃地向卡拉走近。阿米尔手捧着栽着花秧的罐头盒和它什迈提拿着热瓦甫琴跟随在他身后。

卡拉高兴地邀请：“杨排长，跟我到金沙川逛逛去吧！”

排长走近卡拉说：“不行，我可没有你这个牧民自由噢，只要是中国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卡拉表示遗憾地：“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见我的热瓦甫了。”

排长说：“没关系，你顶多去一个半月，那边一下雪，你就得回来。不会把我饿死。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瓦甫的弦弹断了，金沙川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它什迈提。”

卡拉满不在乎地：“断不了，除非我遭遇到不幸！”他微笑着，对排长深深一躬，转身撵他的羊群去了。

排长目送着卡拉，喜爱地：“这个家伙！”忽然想起了

金沙川的敌情，连忙叮嘱地高喊：

“卡拉，小心点！”

卡拉闻声，高举起热瓦甫琴致意：“杨排长，放心吧！回来见。”

杨排长意味深长地：“好，回来见！”眼见卡拉转过了山口，他才想起又一件大事，忙对阿米尔和它什迈提说：“赶快去参加婚礼，晚了，咱们就看不见热闹了。”

三人快步向尼牙孜家走去。

脚在跳，手在舞，脸在笑，尼家的婚礼正进入高潮。

尼牙孜老汉里外张罗。亲朋们嬉笑喊叫、演唱跳跃着，一片欢乐气氛。杨排长带着阿米尔、它什迈提走进屋来。

尼牙孜急忙迎上前去，二人握手亲吻，行塔吉克族礼节。

排长上前对坐在炕上的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祝你俩白头到老！”

新郎与蒙着面巾的新娘双双弯腰还礼。

排长把手中的大红纸包捧到尼牙孜面前祝福着：“祝您早抱孙子。”

尼牙孜心花怒放地接过礼物。

排长指着阿米尔对在场的客人、老乡们介绍说：“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阿米尔向众人行军礼。

众人有的在舞蹈中弯腰施礼，有的点头示意表示热情欢迎。有的说：“路上早已认识了。”

尼牙孜邀请杨排长：“请这边坐！”